

我和我那做獸醫的父親

父親離開我們已經二十三年了，但我對他的思念未曾因歲月的流逝而與日稍減。

十三歲以前，我對父親的印象幾乎闕如：他總在我們睡夢中回到家，滋潤我們數日父愛後，又在我們睡夢中離家。我們從來不預期他回家的日子，因為我們知道，當我們還沉浸在父親懷抱溫暖的喜悅時，卻總在他回家後的某一個清晨，頹然發現：心中那個父親的位置已然又成了空白。

直到我上初一那年的九月，父親忽然開始留駐家中。而那年的十月，一直到隔年夏季開始以前，那段歲月成爲我們手足最慘淡的記憶；因病重被宣告藥石罔效的母親被送往台南的軍醫院救治，父親遂倉卒退伍，從遙遠的基隆回到我們身邊，開始填補過去將近二十年缺席的父親角色。他每天清晨爲我們做好飯菜，便跨上那輛爲了工作買來的二手機車，去鄉間爲豬隻雞隻打預防針。我不知道什麼力量促使他選擇每週三天，當天騎機車往返嘉義，到台南探望母親。偶而，他會帶上超過十歲的我或是哥哥；在母親住院的那三個月裡，我跟隨父親去過台南二次。

我坐在父親背後，在南台灣的烈日下、顛簸的道路上奔馳，從嘉義到台南大約需要二個半小時，呼嘯而過的卡車令我驚悚恐懼，灰塵瀰漫中，我見汗水從他的頸項間流下，逐漸溼透背後的衣裳；他呼出的熱氣令我淚眼朦朧，我只覺路途漫漫似無盡頭。

終於到達醫院，見到躺在病床上的母親後，在停留的那半小時裡，多數時間他也只是在病房外踱步，「爲什麼不多留一會兒？」我問。他總說：「有看到就好，有看到就好了。」

漫長的探母之途令我心懷恐懼，搏命囂張的大卡車令我卻步失措，因之，我只能每日在家門口牽著年幼的三個弟妹，目送父親跨上機車往郊區而去，他揮手要我們進屋、回望我們時，那疲憊憂慮交織的沉重眼神、與他漸行漸遠的佝僂背影，鑄在我心中成爲永遠的版畫。

五〇年代的台灣，一切都還剛起步，生活困頓、食指浩繁是一般家庭的寫照，住在眷村的我們自然也是如此，我們安靜的讀書生活，依著庶民的步調走出自己生命的厚度深度。然若我們不能試著去了解生命與生活的真諦，如何能與之產生共鳴？

17歲那年，我因交不出學費被廣播去總務處罰站，隔天父親去學校抗議：「我們交不出學費並不可恥，可恥的是你們辦學卻沒有人飢己飢的胸襟；我們不是不交學費，是迫於貧窮遲交而已，這也算是一種錯誤嗎？」我從父親硬頸的昂揚中，

學習到維護自尊的堅持，進而了解：爲了生存，生命的意義往往變得嚴謹而寓意深遠。

母親長年體弱多病，父親終日奔波勞苦，作爲長女，我始終明白，我必須擔負比弟妹更多對家庭的責任與義務，因此，我盡可能努力，作自己該做與能力可及之事，在懵懂與懂事中摸索成長。在困境的生活中，我看著父親把棉袍、大衣、黃金逐漸典當；每晚，父親數著從豬屎牛糞中賺來的一張張縐巴巴的一元鈔票，那時候爲豬隻打預防針一隻只賺一塊錢。在昏暗的燈光下，他原本峻嶒剛毅的臉部線條，顯得疲憊卻滿足、柔軟而溫馨。每到月底，父親會讓我幫他填寫報表，將整月接受預防注射的豬、牛、雞隻總量謄寫清楚，以繳交給市公所規費。那些布滿腥臭味的鈔票，讓我們五兄妹受完高等教育。若干年後，回首塵封前事，才驀然驚覺，那時的父親已經是超過半百的初老老人了。

父親少眠，總是黎明即起，數十年如一日；就寢前，他在日式房子靠窗的一方地板鋪上軍毯、掛上蚊帳，清晨再將之收起放入櫥櫃—那是他流動的眠床；他不在家的日子，我就接收那地板，享受獨自睡擁一塊地板的愜意。我躺在父親的軍毯上，有種親炙他教誨的溫暖，又有種放心的沉穩，覺得父親雖不在家，卻依然守護著我們；從那臨窗的地板床鋪，可清晰聽聞遠處軍隊的早號，每日五點半，號聲準時響起，我摺毯收帳，拿起父親釘的□形板凳到院裡讀書，以爲自己跟父親一樣勤勞。我童騃的認爲，父親與我一般，是聽聞起床號才清醒的，直到隨從他奔波於鄉間爲豬隻打預防針，我才曉悟，他黎明即起的勤快中所背負的責任與辛酸，皆是無需言詮的毅力之愛，所以能數十年如一日、所以能忍人之所不能忍—在豬圈牛欄之間。

在父親記事的筆記簿和小黑板上，記載著他每日的行程，許多地名是我從未聽聞過極偏遠的小鄉村。我在上大學之後，有次心血來潮，隨同父親到鄉間爲豬隻治療，我抱著看風景的心情，卻在隨同的漫長時光中，發現父親身上總是充斥豬圈氣味的的原因。六十年代的台灣鄉村，衛生條件仍舊極差，我只敢站在那充滿腥臭又不通風的豬圈外面，從遠處看著他那背著藥箱與養豬戶比手畫腳的瘦削身影，揣測著他巡視欄內豬隻的專注神情，彷彿聽見他腳下膠鞋踩在濕漉漉地面發出的唧唧響聲，當我從養豬戶手中替父親接過縐巴巴的鈔票時，我的眼淚無聲無息的滴了下來。

長年穿著悶熱膠鞋踩在豬圈牛欄間的父親雙腳，終因感染而必須截肢。沒有警覺性的我們，不知道病菌對人體的侵略會如此肆無忌憚，父親因左腳腳趾壞疽必須住院，但因糖尿病傷口難以癒合，壞疽竟然由腳趾蔓延至整個腳掌以上，短短二個星期，父親動了三次截肢手術，從腳趾、腳掌以至膝關節以下，他失去了左腳；這年，民國七十三年，父親在醫院度過他七十歲的生日，正式告別獸醫生涯。

誰知糖尿病不因他的截肢而放棄對他身體的摧殘，一年半後，壞疽再次乘隙感染了他右腳腳趾，失去左腳的警惕，讓全家對父親的右腳極盡照護關注，然而四個多月的醫療護理竟是枉然，父親再度接受三段式的截肢手術，這次，他失去了右腳。

母親常說父親命韌，因為他在對日抗戰中，曾躲進長江濁流三日夜，以蘆葦作呼吸桿而保住性命；在國共追逐戰中，被共軍以槍抵住胸膛，又因子彈用罄而僥倖撿回一命。我的父親，這個歷經無數生命交關折磨試煉的勇士，卻終於在看著肢體被一次又一次、一截又一截逐段切除的心理創傷中鎖住心門、謔言妄語；他不只一次對母親要求：「給我一條繩子，讓我去了吧！」

好長的一段時間裡，我不敢正視父親的雙腳，只敢坐在他的身旁，一味以明知起不了多大作用的語言安慰他、聽從醫師的建議對他做心理的復建工程；當時正值政府宣布解嚴，開放一般民眾可以至大陸探親，原本意志消沉的父親遂重新點燃起高昂的鬥志與熱情：民國七十七年，不良於行、神情枯槁的父親，不顧醫生嚴肅的再三警告、我們兄妹殷殷的苦勸之情，由白髮蒼蒼的母親推著輪椅，踏上迢迢歸鄉之途，熒熒背影漸行漸遠，不知此去父親能否平安回來？就在我們三週的沉重憂慮中，瘦了一大圈的父親，目光炯炯、神采奕奕的回來了，與返鄉之前簡直判若兩人，「奇蹟啊！」醫生這麼說。

他終於願意面對截肢的現實，願意讓我們推著輪椅進入人群，他可以用柺杖敲著他的義肢、對帶著疑惑眼光的陌生人說：「我就是用這雙木頭腳渡過海峽的呢！」他要求我們帶他去市場、去公園，去一切他想去的地方，他逐漸嘗試用雙手推自己去他可以去的地方，我看到敞開心門的父親，再度成爲爲生命奮鬥的勇士，享有生存的尊嚴；當我站在家門口，看見自行推著輪椅蹣跚前行的父親，他迎向朝陽或落日的燦爛面容，成爲一幅不朽的剪影長存我心中。

我那以做獸醫爲終身職志的父親，不是一個完備的人，但卻是我最崇拜的人。